

高教徒具硬軟件，管窺蠡測國際化

最近 QS 公佈的 2009 年評比，顯示本港有六家大學進入亞洲百大最佳學府。排名所據的指標是各大學的同儕評比、研究成績、教學質素、僱主對畢業生的意見和國際化程度。本港的高等教育對外交流密切，接近國際先進水平。這一成績的確可喜可賀。

硬件與軟件

精確而言，國際化的高等教育應該是可以發聲振聵、引領社會進步的當代教育。準此鵠的，香港的高教界做到了嗎？

要增強大學國際化，必須提供充分的教研經費；必須添置先進的圖書資料、儀器設備等物件；必須提升教員素質，並從國內外延攬優秀教研人員、招收優質新生；必須與國際先進學府及科研機構合作交流，提供先進的教學、從事先進的研究，以國際成員的一份子盡心出力。此外，且必須建立與國際接軌的規章制度，以執行大學的教研行政事務。這是許多人都熟知的。故且把這些與設備相關的物件稱作大學的「硬件」(hardware)，而與人事行政制度相關的事務稱作大學的「軟件」(software)。

國際化自然不只是一個形式，由各大學簽約合作，互派學者和交換生。國際化更是一個內容，以最先進的教育理念，運用經過驗證確實有效的教學與研究方式，培育具有創新意識的新世代人才。

心件

國際化還需要一種心態的確認。這些硬件、軟件終究要靠人去運作使用，溝通協調。而運用之妙存乎一心，所以校園內各個部門、階層同人的心態，可說是大學國際化不可忽視的要件，不妨稱之為「心件」(heart-ware)。香港各大學在硬件與軟件上大體追上了國際標準，也因此國際評比上名列前茅。然則在心件上卻阻力橫生，難以與硬件、軟件的進步相提並論。

舉例來說，本港各大學仿效歐美大學設立委員會，負責大小管理事務。與西方大學相比，本港大學的委員會和委員會人數甚多。按理說更能集思廣益、擇善而行，可實際上其決策效果及執行效率反而欠佳。為避免教師勾結營私，委員會往往制定彼此牽制的繁雜規章，不但不勝枚舉，甚至難以理解。若沒有主管的判斷力，由委員會全權決定人事，因缺乏判斷互動等隱形因素，向來被認為弊多於利，而於西方大學中引以為戒，然而在港台教育界卻大行其是。

此等事件的執行不彰，是心件出了毛病：眾人互不信任，故此憑藉委員會委員彼此牽制，嚴防他人營私得利。即使出了紕漏卻從無人感到汗顏。西方的大學設立委員會、任命委員，其心態卻是：既已銜命受權，則須秉公辦事，而各委員也以此自律。委員會的成員不以人多取勝，而以負責為指標。這就是問責制。可見委員會若只是依例設立，而無相應的心件，即使開會如儀，也難以確保運作得宜。

黑函與耳語

在委員制大行其是的港台，照說眾人應該口服心服，事實卻並非如此。此中又以委員會成員不遵守保密守則，最為垢病。此外在香港常收到無署名來信，不是指控某委員會處事不當，就是檢舉某人犯有某行為。這種黑函，或稱為匿名信、打小報告，因匿名的關係，確實難以處理：指控而不署名，再次反映了不負責任的心態。曾接到一名母親寄來黑函，要求接受其子入學。但信件既不署名，連孩子的姓名也不說明，即便有權且願意順其所請，也令人無從著手。更糟糕的是，匿名信與打小報告的習慣因社會習俗的影響，在耳濡目染下有年輕化的趨勢。

相比之下，西方人遵從決議，心態磊落。曾聽言老美（美國人）某次收到寫信人當面遞交的信，面有愧色地說：「對不起，這封信沒有署名。」在西

方，一般的處事規矩是，黑函概不受理；即便是 whistle-blower（檢舉本機構內部違規犯法等事者）致函有關當局，也須署名以示負責。

大學為民表率，負有社會責任。若然街頭政治涉入學校管理，以致糾纏難解，無端平添心件流感，徒增困擾，不為國際高教界的常態。香港典章制度完整，不服決議訴諸黑函與耳語，究竟何以致之？

管窺蠱測非國際化正途

或曰東西方的歷史文化不同，兩岸四地所見的告密、匿名信，自古已然，有何見慣不慣。但在今日東西文化交匯的香港，總不宜延續歷史文化陰暗的一面吧？見微知著，高教界同人理當更新自身心件，適時遠離政爭，才能辦好當代大學。否則徒有評比超前的大學，缺乏循規範管道就事論事的精神，國際化無疑淪為緣木求魚的代言詞。

今年適逢五四 90 周年，我們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雖有長進，遺憾的是環諸高等教育，在心件上仍有改進空間。人心不古。未知士大夫之耻，是謂國耻。敬請各界尊重法制，依規章行事，莫遠離實事求是的原則，造成「心件」的缺憾與社會的困擾。否則，由於高教心件的牽制，即使再虛耗九十年，也依然咫尺於當代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標準。